

遺書三種
敷煌石室

羅繼祖署

南華真經子方品第廿一

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問子方曰。
翁子之師耶？子方曰。

道數當故无擇稱之

鄭子方曰：有子之師誰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為人之真五假也

面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

雖貌與人同而

虛極

獨任自然也

而襟真原而順故

清而容物

夫清者患於大累

令清而容物與天

而物

尤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無爲而

清虛正已而已

而物那自消也

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

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
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於解而不欲動口
鉗而不欲言

自覺其近也

吾所學真主梗耳

非真

物也夫魏真為我累耳

知主貴者以人爵焉累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

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曰不
義而極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友舍
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斬見
我今也又斬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

客入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
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告子矣中國之
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
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虯其步盤辟
姿也其飾也其諫我也似子其導我也似父孔美之斯有斯
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子路
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也久矣見之而不言
何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
以容聲矣日裁往意已達无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

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蹠若
乎後耳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
步也者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者夫
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者夫子言道回
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蹠若乎後也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巨躡乎前而
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
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夫心以死為死乃
更速死其死之速
由哀以自來也无哀則已有
哀則心死者方哀之大者也曰出東方入於西
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

而後成功自成見功而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直以不見為土足此存功也
竟不立也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
而生待隱謂之死
待明謂之生而生之生固竟无死生也
以待盡大有不得變而為无故一
變或形則化盡无期矣效物而動自无
日夜无陳恒化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
其成形薰然自成美焉哉知命不能規乎其前立
以是日徂不係於前熙變
俱往故曰徂也吾終身與汝交
辭而失之可不哀興夫變化不可執而尚也故
君衰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汝殆著乎
善所以著也彼已盡矣汝求之以有是

求馬於唐肆也

唐耳非傳馬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者

馬之遇群耳恒无往斯須新故之相續不令其
見者皆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可否所以
見者日新也以見者曰新也告服汝也甚矣
汝已盡矣汝安得有之耶謂也甚矣謂汝過去之速汝服吾
俱尔耳不問賢聖雖然安矣患焉

雖忘乎吾有不忘者存

不忘者存謂之以
新也雖忘故舊而新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干。熱然似非人穿而之至也。孔子便而待少焉。見日丘也。

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極若槁木

无其身而後

外物去也

老聃曰

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

无其身而後

外物去也

初未有而數有故遊於物之初

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耳

初未有而數有故遊於物之初

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耳

吾遊於物之初

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耳

孔子曰何謂耶

心因焉而不能知口辟

焉而不能言

談令仲尼必求之

於言意之表也

嘗為沒識

乎其將

試識陰陽以擬向

至陰肅肅至陽

赫赫肅肅出乎天

赫赫發乎地

言其交也

兩者

文通咸和而物生焉

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

莫見為紀之形

其自全也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曰改月化

有所為未嘗守

而莫見其功

自生有

曰有所為未嘗守

而死有所乎歸

歸始終相

所乎萌

萌於未

死

死有所乎歸

歸始終相

莫見為紀之形

其自全也

死有所乎歸

歸始終相

所乎萌

萌於未

死

死有所乎歸

歸始終相

及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无穷

謂近之不見其首遠之不見其後

者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

也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

乎至樂謂之至人

至美无美至樂无樂故也

孔子曰

鶴聞其方曰草食之歟不疾易數水生

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者

死生亦

喜怒哀樂不入於胸中

知其小

美大常故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末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

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隔而死得喪禍

吾之所以不棄者，非不棄者。若弃之，豈知身
於棄者也。知身之貴於棄，故弃之者，遺土
耳。苟死生之處，所在皆我，則貴
者常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
而我與變俱。

南華真經殘卷存田子方品之前半凡八十四行
虎淵民三字皆缺筆書法精善出初唐人手以較
今本頗有異同此卷首行標題作南華真經田子
方品第二十一今本則作田子方第十二無品
字英倫所藏刻意篇殘卷標題亦作南華真經刻
意品第十五則唐人本篇題皆有品字與佛經同
但不知乃莊子原本如此抑用佛經例增品字耳
予所見唐人寫本南華殘卷若英法兩國所藏之
刻意山木條無鬼等篇每篇之中皆分若干章每
章桃符另書今本則蟬聯書之此卷亦田子方侍

坐于魏文侯為一章溫伯雪子適齊為一章顏淵
問於仲尼為一章孔子見老子為一章足正今本
之失至文字異同予曾為之校記今本誤字之尤
甚者若顏淵篇日夜無陳今本譌陳作隙觀注稱
恆化新也足徵作陳為當作隙則全不可通矣予
得此卷於津沽並付影印以傳之並書其後甲子
孟秋上虞羅振玉

以會道也是假百何也

曰咸而吉漸介專故孔子曰

此類棄世之意乎及朱子註

此者耶

得

一者人神所以請地神可以寧神得

靈可得一以盈俟主得一以為天直

私之也天無以清持恐裂地無以寧持起

神無以靈持恐散金玉盈持恐竭侯王

無以貴而高特以賤爲貴以賤爲本
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取是其以賤爲
本與非也故致數與無與也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

天下莫不由致一以成功攻異端而斯言也
未能復以壹德則其道自至故天虛渾而皆
復故道自暉光地靈澄而道自無經而聖
而道自無方谷一虛而道自復隍君壹德而

道之康故善不壹不足以自成也不壹不
足以自立高者壹於下之所積也貴者壹於財
之所推也推進不怠者本於陽於水而反家
積外不壹其基則困乎上而反下故祿祿而
耗之不如石之可久致數而用之不如無之
古有故曰既載弃輔則輸尔載由咎其其
用不餘其力終踰絕險故無與也是以若
子卑以自牧不志平生之言所以長守其